

谁能真正豪爽？

臧汝兴

——「豪爽女人」只是治标不治本！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反对「豪爽女人」式的妇女解放运动！本文将针对〈从豪爽女人到豪爽左派〉（作者虹B，刊登于四月二十四、二十五日的《台湾立报》新两性版）剖析「豪爽女人」如何曲解马克思主义，如何捏造马克思主义的「性激进传统」，以及如何将妇女解放运动带向改良化的方向。

性压抑只是表象，经济才是性别压迫的本质

批评甚至反对性解放运动的人，经常要被「豪爽女人」扣上「性歧视」主义的帽子。因为豪爽女人把一切反对者都当成反对性解放本身，而弄不清楚，我们反对的是将性解放运动当做妇女解放运动之策略。

〈豪爽女人到豪爽左派〉一文的作者虹B，就是典型的例子。虹B的该

篇文章是作为对（作者：红笔）的反驳文。红笔在〈披着……〉一文中质疑的是「性解放」如何能做为社会变革运动之一部份。但是虹B却硬说，妳红笔凭什么说性解放是有问题的、不好的、有负面影响的。但，其实没有一个左派是否定性解放本身的，相反地，左派所追求的阶级解放社会中，性解放将是其中的内容。只是，我们认为性压抑不过是性别压迫的一种外在表现（现象），资本主义下的性别压迫的本质则是，资产阶级为了追求更大的利润，而让女性成为半价劳动者及家事劳动的专任者。

从辩证的观点来看，现象是本质的反映，本质需要现象来反映，两者一向同时发生、存在，不同的是，「本质」是规定事物的存在与发展的最重要之内在层面，而且本质在事物存在的整个期间一直不变。但相反地，「现象」是表现事物的本质之外在层面，而且，现象会在事物存在的整个期间经常随时变化。从如此的观点来看，「豪爽女人」再怎么在现象上（性压抑）下猛药，其结果或许能改变一下性压抑这样的「现象」，但它却不可能根本地消灭性别压迫或改变性别压迫的本质。因此，马克思主义反对从事物的现象上解决问题，因为，这样的非科学性的运动非但不能成功，而且它常常是

改良主义者为了拒绝根本地变革而采取的手段。

以左派自居的虹B，企图从马克思主义中寻找性解放运动的理论依据。但是，虹B连做为马克思主义掌握历史、社会的最基本概念唯物史观都弄不清楚。唯物史观将社会理解为一个统合的整体，而将其中的生产方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视为具有本质规定性的要素，也就是社会经济构成体之下层构造，并将政治权力、社会文化、法律制度以及父权制等，视为生产方式（社会经济构成体之下层构造）所规定的社会经济构成体之上层构造。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强调的经济的重要性，是指生产方式对社会具有的规定性意义，从而认为唯有根本地改变现今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生產方式，其他包括父权制在内的社会上層构造从而才能根本地改变。但是，虹B却将代表生产方式的經濟，随心所欲地降格为「良好的工作环境及福利」、「舒适的住房」、「安全的交通」。结果，被虹B如此降格后的「经济」，刚好可以与「高品质的性爱」（性解放）对等起来，于是，虹B就可以得出「经济」与「性解放」在社会变革的过程中是同等重要的结果。

马、恩对性的看法与「性激进传统」牛头不对马嘴

否定了马克思主张的经济（生产方式）对社会具有的本质规定性的虹B，却仍然企图从马克思主义中寻找理论依据。虹B喜欢强调马克思具有性激进的传统，因为虹B企图证明马克思主义具有性激进传统，然后将之和自己连结起来。问题是虹B应该将自己主张的「性激进」的核心内容，清楚说出来，然后分析出马克思主义对「性」的核心观点，进而将两者进行对比。但是，虹B找来的一些马克思主义对性的观点，根本与「性激进传统」牛头不对马嘴。

现在就让我们看一看虹B在其文章提出的马克思的「性激进传统」的证据。虹B说：马克思从物质主义观点看「爱情」、马克思说「爱情是一种情欲」、「性」是物质的，而且是爱情的物质基础。问题是这与「性激进传统」何干？虹B可能以为马克思说「性」是物质，所以，根据唯物论，「性」就应该是规定一切的基本要素。但是「性」只是爱情的物质基础。而不是政治、法律、社会文化以至父权体制的物质基础，将社会理解为一个统

和的整体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方式才是社会构成体的物质基础，唯有根本地改变现今的生产方式，社会构成体之上层结构才可能根本地改变。这里当然也包括父权制的瓦解。

虹B提出的马克思具有性激进传统的另一证据是：「马克思与恩格斯，他们就比较没有性歧视主义的毛病，这可由他们关于卖淫的论述看的出来。」「……在马恩二人的眼里，资产阶级中，『妻子与普通娼妓不同之处，只在于她不像雇佣女工计件出卖劳动那样出租自己的肉体，而是一次永远出卖为奴隶』」以及「资产阶级的婚姻实际上是公妻制，即正式和非正式的卖淫」。

虹B用这篇文章来证明马、恩二人不歧视卖淫，其实这根本的就是废话，把娼妓制度视为阶级压迫的产物的马、恩，当然不可能歧视卖淫。我们弄不清楚虹B为什么浪费口舌地证明马、恩不歧视卖淫，难道虹B认为不歧视卖淫就是性激进？

马克思说的「资产阶级的妻子与娼妓没什么大不同」，这一段更与性激进无关。这一段里马克思批评的是，现今这样的（以通奸、卖淫为辅的）一

夫一妻制。因为它是资产阶级为了私有财产的继承而建立的制度，而不是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

在这样的一夫一妻制之下，资产阶级的妻子在获取一些物质享受的条件下，必须付出养育子女，提供性服务等代价，彻底从属于其丈夫。至于资产阶级丈夫则可以玩弄别人的老婆及劳动阶级妇女。也就是说，以私有制为基础的一夫一妻制，其实只是限制女人的一夫制，它根本不是男人的一妻制。

因此，这样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一夫一妻制，当然要打破，但是它不是靠大家一起来通奸可以解决的，相反地，现今制度下的通奸正好有巩固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一夫一妻制的功能。我们主张的是打破作为现今一夫一妻之基础的私有制，这必将使以私有制为基础的一夫一妻制瓦解。而未来的婚姻制度，据恩格斯说，可能是一个不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一夫一妻制。

「豪爽女人」是改良主义的妇女运动

以上我们否定了〈从豪爽女人……〉文中所提出的豪爽女人与马克思主义的关联。接下来笔者将针对「豪爽女人的妇女解放运动」的策略以及其他

相关问题提出批评。

虹B说：「我们能想像有左派会对刚刚进行主体呼召，而无组织力量或主体现身的（例如）消费者运动、工人运动、环保运动等等进行这样的批判吗？」如果一个运动有了正当性、有了组织性、有了些力量，那么与之进行社运内部的批判并不是不可以。虹B认为豪爽女人还不够强大，所以左派不应该批判。

虹B不知道我们批评豪爽女人不是因为豪爽女人的运动观与我们有些不同，我们批评豪爽女人是因为豪爽女人放弃了根本地解决性别压迫，企图将妇女运动带向改良主义的方向。因此，我们不得不怀疑虹B丝毫没有有一个真正的左派应有的对改良主义运动进行斗争的概念，这或许是因为豪爽女人本身就只是一个改良主义运动的关系罢？！

拿工人运动来说，资产阶级在必要的时候会刻意扶植改良主义的工人运动，打压、分化以革命运动为目的的阶级性的工人运动。因此，与改良主义工人运动进行不妥协斗争是阶级性工人运动的重要任务。但，虹B却根本分不清与改良主义进行斗争的左派运动的重要任务。在虹B眼中「运动」就

应该让它成长，虹B不知道有些「运动」也可能是支配阶级的分化、打压手段。

虹B说：「女性解放一方面串连阶级运动以反对阶级压迫，另一方面又不分阶级的反性别压迫，这并非自我矛盾。试想工运或阶级运动不也是一方面应当和妇运连线以反对性别歧视，另一方面也不分性别的反抗阶级压迫吗？」在这里虹B用的「工运」的概念有点模糊。工运可能是改良主义的工运，也可能是阶级（解放）性的工运。虹B指的工运应该不是改良主义的工运，除非虹B自己承认性解放运动根本就是一个改良主义的运动。那么，虹B的错误是，虹B以为阶级性的工运路线一定会与妇运连线以反对性别歧视。事实上，阶级性的工运只会与从阶级立场出发的妇运连线，根本不会与非阶级立场的妇运连线。

虹B说：「政治选举文化中并没有性别意识及性别自觉，难道还不该喊出『女人投女人的票』吗？号称『左派』的团体为何反对这种口号呢？难道左派也反对『工人投工人的票』吗？」。女性选民的大多数是工人阶级，她们到底应该投给女人还是工人？虹B指出台湾现今的「政治选举文化」，认

为在现今性别意识及性别自觉程度不足的情况下，女性工人应该投给女性。

可是，工人呢？台湾目前工人的自觉程度很高吗？创造一切社会进步的工人阶级，在政治上有任何发言权吗？工人阶级不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妇女一样，昂贵的选举费用已经实质地剥夺了工人的被选举权、参政权。笔者的如此谈法，不过是顺着虹B的逻辑反驳虹B。其实虹B的策略的最主要问题出在，虹B背弃马克思主义地将性别压迫与阶级压迫在相同的位置上对等起来（不要忘了，虹B是以马克思主义自居的）。

其实性别压迫与阶级压迫间的关系一直是各派妇女解放论者间的最主要分歧点，不过，笔者认为只要是愿意从唯物史观的立场分析妇女解放运动，各派间就存在着对话的基础。当然这样的对话是要从唯物史观的立场，先分析性别压迫的物质基础。

（本文作者为旅韩评论作家）

（1995年7月21日立报）